

安徽文苑丛书

吴汝纶尺牋

徐寿凯 施培毅 校点

156

黄山书社

G40-092.52
1

156

徐寿凯

施培毅

校点

吴汝纶尺牘

黄山书社

责任编辑：黎 隼
装帧设计：方绍武

吴汝纶尺牍

徐寿凯 施培毅 校点

*

黄 山 书 社 出 版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5 字数：340,000

1990年2月第1版 199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

ISBN 7-80535-150-3/G·58

定价：6.00元

前 言

吴汝纶(公元一八四〇——一九〇三年)，字挚甫，安徽枞阳高甸(旧属桐城)人。同治四年进士，曾任曾国藩、李鸿章幕职，又曾官内阁中书、知州。弃官后主讲于河北保定莲池书院，卒于我国第一所大学、今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任内。

吴汝纶是清末著名的文章家，与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并称为曾国藩的曾门四弟子。又是卓著声望的教育家，除在著名的莲池书院任教长达十余年外，还曾出于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认识，在保定创办了一所西学堂和专为培养皖籍在北子弟的中学堂；又曾主持筹建桐城学堂，如今由他奠基的这所学堂已是安徽省很有影响的桐城中学。为了改革学制和办好京师大学堂，他在受命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后，又自请东渡日本访求学制。由于他在教育学方面的显著成就，当他决意辞去莲池书院馆职时，曾有魏钟瀚等千二百人上书挽留。他在学术文章方面的造诣和成就，又使他对日本的三个月的访问引起该国朝野的注意，除有大量为他所组织的欢迎会外，明治天皇还曾破格接见，以示优礼。在我国近代的教育改革上，吴汝纶可谓是卓越的先行者之一。

吴汝纶的著作颇丰，著有：《易说》二卷、《尚书故》三卷、《写定尚书》一卷、《夏小正私笺》一卷、《太史公所采左氏义》三卷、《古文辞类纂校勘记》二卷、《深州风土记》二十二卷、《节本天演论》一卷、《李文忠公事略》一卷。编有《古文选》六卷、《冀州公事章程》一卷、《李文忠公全集》一百六十五卷。此外，他去世后由其子吴闿生所编辑成书的还有《文集》一卷、《诗集》一卷、《尺牘》五卷、《尺牘补遗》一卷、《谕

儿书》一卷、《日记》十六卷。

《尺牍》、《尺牍补遗》及《谕儿书》是吴汝纶著作中尤其价值的一种。

《尺牍》始于同治十年(公元一八七一年)，迄于光绪二十八年年底(公元一九〇三年初)。众所周知，在这一时期，我国相继发生了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义和团起义和八国联军入侵、德国强占胶州和胶州湾、沙皇俄国占领旅大及法国强租广州湾等等。《尺牍》对于所发生的这些事变，几乎都有涉及，从中可以观事变的起因及其发展的大概；可以观民情的愤懑；可以观时政的腐败以及对朝廷有关大臣如李鸿章的议论。如同列宁曾把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看作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一样，《尺牍》也象一面镜子，反映了当时时代的一些现象和本质，有助于今天的人们对当时历史的了解与研究。特别是他和李鸿章关系亲密，对李氏心曲所知较多，当中日战争后李鸿章受到朝野较为一致的激烈“唾骂”时，他曾以自己的所知和认识，在《尺牍》中频频为李氏的人品争辩，并为其所推行的洋务运动和和谈方针辩解。这些都具有不可忽视的研究价值。

面对《尺牍》所概括的“国势日蹙千里”、“吾中国士农工商从此无生存之机”、“黄炎虞夏神明之胄至渐灭以尽”的严峻现实，吴汝纶还在尺牍中向李鸿章等一些大吏及友辈表述了他的一些救国主张。这些主张，要而言之为：一，认为吾中国国势不堪备受外敌欺凌的关键在于贫，必须把重视民权和发展工商业及农业作为首要任务。二，主张引进西方和日本先进的科学技术，借以改造相对来说已明显落后了的科技状况。他认为，无论是农业的机械化、水利建设、开采冶炼或练兵治军，都应该借鉴和利用西方和日本的优秀人才和先进技术。三，提倡改革和发展教育，迅速培养精通中西二学的人材，提高国民素质，并依靠这些人才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从《尺牍》可以看出，在改革和发展

教育事业上，他除了在舆论上作广泛宣传外，还曾身体力行，奉献了毕生主要精力乃至健康。大量的尺牘和呈文还显示，他为了当时桐城的白鹤峰书院的经费来源受到侵害，曾奋起支持地方士绅告状，从县而府而省而总督衙门而李鸿章。

《尺牘》所表述的吴汝纶的救国思想，固然也有明显的局限性，如对中医的彻底否定，甚至认为滋补食品也是西洋的牛肉精为最好。此外，他在政治上虽然也注意到了民权，但反对民权革命，认为其实质是“叛逆也”。还极力贬低维新运动的首脑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认为他们“所得中学甚浅”、“书生不晓事”，即使“日号注于市，均无益也”。还敌视义和团和反对白话文运动，等等。然而他的救国主张中的基本内容——主张改革、主张抓科学抓教育，却无疑是救治当时中国的一剂方药。

《尺牘》还显示了吴汝纶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些美德，如力辞为他加京衔，表示出不屑于官场升迁个人虚荣的情怀。在和李鸿章的相处中，虽尊之为“傅相”，对他忠心备至，然而当李要求他再次入幕时，却又坚决拒绝，甚至以遁归南方为誓，表现了独立的人格。

此次印行的《吴汝纶尺牘》，系以光绪吴氏家刻本为底本，校以国学扶轮社的石印本和排印本，对所引古书也作了适当的校勘。为了保持其原貌，《尺牘》中少数没有什么价值的部分（如第五卷中骈体书信及其摘句），一仍其旧，没有删除。一二两卷由徐寿凯整理点校，其余各卷由施培毅整理点校。我们水平有限，不当处恳祈方家赐正。

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目次

第一卷 佚存百八十三首。补八首。

上李相国(同治十年 以下公目选)(1) 上丁乐山观察(2) 与磁州牧张受之(光绪 年)(2) 上张制军(3) 答方存之(5) 与宗老松云(6) 与朱敏斋太守(6) 答程曦之(8) 答朱敏斋(8) 上宝相国(9) 上李相国(10) 答康之兄(11) 答程曦之(12) 答方存之(12) 答程曦之(13) 答朱敏斋(13) 答程曦之(14) 答章琴生(15) 答马质甫(16) 答程曦之(17) 上李相(17) 与赵式斋(18) 答杨蓉初(19) 答孔亦愚(19) 答张廉卿(20) 答薛叔耘(20) 答郑云史(21) 答郑筠似(22) 答郑筠似(23) 答张廉卿(丙戌)(23) 答张廉卿(24) 答孙筱坪(24) 答王晋卿(25) 答方存之(25) 答张廉卿(丁亥)(26) 上周玉山都转(27) 答姚仲实(27) 答汪毅山(27) 上李相国(28) 与景翰卿(29) 答张廉卿(30) 答张化臣(31) 与王逸吾(31) 与张廉卿(31) 与贺松坡(32) 与姚慕庭(32) 与萧康甫(34) 与姚仲实(34) 与萧敬甫(辛卯)(35) 答范肯堂(35) 答范肯堂(35) 答萧敬甫(36) 答马月樵(37) 答章觐瀛(37) 答马月樵(壬辰)(38) 答饶阳县令袁敬孙(39) 与东海关道刘芻林(39) 与范肯堂(40) 答许仙屏河帅(40) 答余寿平(41) 与吴季白(42) 上李相国(42) 与范肯堂(43) 附录张小船来书(44) 答许仙屏河帅(44) 答贺松坡(癸巳)(45) 与吴季白(46) 与王西渠(47) 与弓子贞(47) 与李勉林(48) 与范仲林(48) 与王小泉(48) 与高端甫(49) 与牛嵩如(50) 与贺墨侨(51) 与川东道张嵩卿(52) 与吴季

白(52)答李季皋(53) 答贺松坡(53) 答贺墨侔(55) 答牛嵩
 如(56) 答张筱传(57) 与贺墨侔(58) 与六皖京朝官(59)
 答姚叔节(甲午)(60) 与张楚航雪香(61) 与范肯堂(62) 答
 李勉林(62) 与范肯堂(62) 答陈静潭(63) 答姚叔节(64) 上
 李傅相(64) 答王西渠孝廉(65) 答许仙屏河帅(65) 答贺松坡
 (66) 答范肯堂(66) 答张筱传(67) 与诒甫(67) 答张季直
 (67) 答黎莼斋(68) 答范肯堂(乙未)(69) 与陈右铭方伯(70)
 答陈右铭(70) 答王子翔(72) 与范秋门(73) 与桐城县令龙赞
 卿(73) 答姚叔节(74) 与姚叔节(75) 答徐叔岑(75) 答潘藜
 阁(76) 答姚慕庭(76) 上李傅相(76) 与袁慰亭观察(77) 与河
 南南阳府太守濮青士(丙申)(77) 答李季皋(78) 与晋州牧李荫
 堂(79) 与萧敬甫(79) 答李季皋(79) 答洪翰香(80) 答严幼
 陵(80) 答李季皋(81) 答贺松坡(82) 答贺心铭(82) 答廉惠
 卿(83) 答萧敬甫(83) 上李相国(84) 答李季皋(85) 答潘藜
 阁(85) 答孙慕韩(86) 答李季皋(87) 答贺松坡(87) 答牛嵩
 如(88) 答廉惠卿(89) 与萧敬甫(90) 答李季皋(91) 答潘藜
 阁(91) 答王制军(92) 答孙慕韩(93) 答廉惠卿(93) 与曾重
 伯(93) 答廉惠卿(94) 答李季皋(94) 答姚叔节(94) 答吴实甫
 (95) 答李季皋(丁酉)(95) 上李傅相(96) 答王合之(96) 答
 李季皋(96) 答阎鹤泉(97) 答洪翰香(97) 答严幼陵(98) 答
 王合之(99) 答李季皋(100) 答贺松坡(100) 与薛南溟(101) 与
 贺松坡(101) 与李赞臣(101) 答刘仲鲁(102) 答贺松坡(103) 与
 周玉山(103) 与刘芑林(104) 答日本中岛生(104) 与张筱传(105)
 答萧敬甫(105) 与周季贶(106) 与左子异(106) 答何豹丞(107)
 答潘藜阁(107) 答萧敬甫(107) 与薛南溟(109) 答潘藜阁(110)
 与柯凤荪(110) 答李季皋(111) 答廉惠卿(111) 与贺松坡(111)
 答柯凤荪(111) 答何豹丞(112) 答李季皋(112) 答陈序东(113)
 与于桐山鹿桐兄弟(113) 答柯凤荪(114) 答柯氏女子(115) 与

李季皋(115) 答李季皋(116) 答洪翰香(戊戌)(117) 答马通伯(118) 答廉惠卿(118) 答严几道(119) 与李季高(120) 与薛叔耘(以下八首男爵生补录)(121) 答范肯堂(辛卯十月)(121) 答贺松坡(壬辰九月)(122) 与贺墨侨(癸巳九月)(122) 与王佩卿(甲午四月)(123) 与袁慰亭观察(乙未十一月)(123) 答吕秋樵(戊戌正月)(124) 答方伦叔(三月)(124)

第二卷 九十八首(男爵生遗录, 以下并同。)

答姚慕庭(戊戌)(126) 答柯凤荪(126) 与方剑华(127) 答河南额方伯(127) 与山西胡中丞(127) 与福建李勉林廉访(128) 与福建季士周方伯(129) 与廉惠卿(130) 答李季高(130) 与贺松坡(131) 答柯凤荪(131) 与阎鹤泉(131) 与李季高(132) 与周玉山廉访(132) 与李季高(133) 与南乡绅士李与仙柏松如(133) 答柯凤荪(135) 答郑薪如(135) 与冀州绅士(136) 上李傅相(136) 与李季高(137) 答贺心铭(138) 答傅润沅(138) 答萧惠卿(140) 答严几道(141) 与弓子贞(142) 电答荣相(142) 与萧敬甫(143) 与康乐(143) 与山西胡中丞(143) 答孟绂臣(144) 答萧敬甫(145) 答裕制军(146) 与洪翰香(146) 与李季高(147) 与刘博泉侍郎(147) 答何豹丞(148) 与吴赞臣(148) 与曾君和裘侯(148) 与李季高(149) 答柯凤荪(150) 上浙江刘景韩中丞(152) 与李子木(152) 与李季高(153) 与李仲彭(153) 与李侶仙(153) 与贺松坡(154) 与刘进之(155) 答赵湘帆(己亥)(155) 答孟绂臣(156) 与李季高(156) 与冀州绅士(157) 与方剑华(157) 答严几道(158) 答聂功亭尚书(158) 与冀州绅士(159) 答范肯堂(160) 答严几道(160) 与柯凤荪(162) 与河南景月汀中丞星(169) 答马通伯(170) 与方伦叔(171) 与王子翔(171) 与贺松坡(172) 与裴伯谦(172) 与程尧卿(173) 与陈云斋(173) 与柯凤荪(174) 答柯凤荪(175) 与李季高(175) 与方伦叔(176) 与千里(176)

与劳裕初(177) 与萧敬甫(177) 答王次康(178) 附录联庄事宜
(179) 与周缉之(183) 答陈云斋(183) 与白鹤峰首事诸公(185)
答柯凤荪(186) 答柯凤荪(187) 与野口多内(188) 附录东文学
堂章程(188) 答劳玉初(190) 与李倡仙(190) 与朱仲武(191)
拟白鹤峰经费免提公呈稿(191) 与盛荇孙(193) 答贺松坡(194)
答陈琢堂(194) 答金子京(195) 与余寿平(195) 答柯凤荪(195)
与廉惠卿(197) 答李季皋(197) 答贺松坡(197) 答严几道(198)
与江紫霞舍人(198)

第三卷 百四首

与陈雨樵(庚子)(199) 答王子翔(199) 答贺墨侨(201) 与冀绅
(202) 答贺墨侨(202) 与陈雨樵(203) 与贺墨侨(203) 与贺松坡
(203) 答冀州双牧(203) 与贺松坡(203) 上李相(204) 答双牧(205)
与陈雨樵(205) 与日本使署员野口多内(205) 与李季高公子(207)
与吕秋樵(207) 与宋弼臣(208) 答刘莘西(209) 与吕君止(209)
答贺松坡(210) 与宋弼臣(210) 答李季高(211) 答刘润琴(212)
答廉惠卿(213) 答王子翔(213) 与张春元(214) 与康乐(214)
答王子翔(215) 答宋弼臣(215) 答冀州赵牧(216) 与王蠋(216)
答赵铁卿(216) 与赵湘帆(217) 答王子翔(217) 与天主教杜教
士(217) 答潘文涛(218) 与宋弼臣(219) 答刘治琴、润琴兄弟
(219) 答宋弼臣(219) 与李季高(220) 与廉惠卿(220) 答李幼珊
(221) 与宋弼臣(221) 与宋弼臣(222) 答高仲英方伯(223) 答李
季高(224) 与宋弼臣(226) 答贺松坡(226) 与宋弼臣(226) 答
郑毓侯(227) 为李相致安徽王中丞(227) 与陈云斋(辛丑)(228)
与李光炯(229) 答卢木斋(229) 又(230) 与周玉山方伯(231)
为杨濂甫观察致许久香太守(231) 与李光炯(233) 与周方伯
(233) 与曹深州(234) 为杨濂甫答余寿平(234) 与余寿平(235) 与
袁慰庭中丞(236) 与桐城南乡书院绅士(237) 答严几道(237)

与曹深州(238) 答张楚航(238) 与李伯行(239) 答李光炯(239)
与康乐(240) 答贺松坡(240) 与法国濮吉庭(241) 答萧敬甫(241)
与李光炯(242) 与郭子徐与贺墨侨(243) 与张楚航(244) 与
李伯行(245) 与萧敬孚(246) 与周玉山方伯(246) 与刘铁云(247)
答何豹丞(248) 答方伦叔(248) 与萧敬甫(249) 与言睿博(249)
与李季高(250) 与薛南溟(250) 答王甥(251) 上李相(252)
答中岛裁之(252) 与刘铁云(252) 答杨儒珍(253) 与周方伯(253)
与常济生邓和甫杨儒珍三君(253) 与徐进斋侍郎(254) 与陆
伯奎学使(254) 附录学堂书目(256) 与刘铁云(259) 答方伦叔
(259) 答萧敬甫(261) 答马通伯(261) 答袁行南观察(261) 与郭
子徐(262) 与张溯周(262)

第四卷 八十四首

与曾履初兄弟(壬寅)(264) 与李伯行(265) 与陆学使(266) 答
张小浦观察(267) 与张冶秋尚书(267) 与张尚书(268) 与张小
浦(270) 与张尚书(270) 与李亦元(271) 答信夫榘(272) 答圃
字改良部干事小岛一腾(272) 答信夫榘(272) 又(273) 又(273)
又(274) 与蔡和甫星使(275) 答信夫榘(275) 与张尚书(275) 与常
济生(276) 与唐少川观察(276) 答日野恒次郎(277) 答罗荐农(277)
答贺松坡(278) 与张尚书(279) 与杨廉甫廉访(279) 答上海各
报馆(280) 答方伦叔(280) 答根本通明(281) 又(282) 又(282)
与常济生(283) 答根本通明(283) 复斋藤木(284) 答根本通明
(285) 与方伦叔(285) 与张尚书(286) 与姚叔节(286) 答根本通
明(286) 答高丽康洪斗(287) 答日野恒次郎(288) 答女学校长
望月兴三郎(288) 答斋藤木(288) 与林琴南(289) 答安井小太
郎(289) 答绍越千(291) 答高田忠周(291) 答岛田蕃根(292)
答土屋伯毅(292) 答藤泽南岳(292) 答弓子贞(293) 与曾我子
爵(293) 答胜浦鞠雄(294) 答安井小太郎(294) 答胜浦鞠雄(296)

答指原安三(296) 答松崎藏之助(297) 与张尚书(297) 答大学堂执掌诸君饯别时条陈应查事宜(299) 附录答日本新闻记者问生平履历(304) 三岛中洲等欢迎会答辞(304) 东洋俱乐部欢迎会答辞(305) 同仁会欢迎会答辞(306) 同文会御植物园欢迎会答辞(306) 答新闻记者问中日教育(307) 答客论诗(308) 研经会招待席上答辞(308) 经济协会招待席上答辞(309) 信夫恕轩席上论辨难《周易》(310) 同志记者俱乐部送别会答辞(310) 与绍越千(311) 答王子翔(311) 答王绎如(311) 与桐城绅士(312) 与柏松如(314) 与张季直(314) 与桐城县令蒋少由(315) 附录创立学堂说帖(315) 学堂招考说帖(317) 开办学堂呈稿(318) 开办学堂章程十七条(318) 与张竺生(321) 与江叔海(321) 答范肯堂(322) 与李伯行、季高兄弟(323)

第五卷 公牍骈体五十五首附摘句一则

禀请束鹿改属深州由(以下深、冀州天津公牍)(325) 禀请裁并义学整顿书院由(327) 禀修理乐舞请将肄习各员作为伯生由(329) 禀请飭教士不得干预讼件由(331) 禀请提存赈米二万石以备津邑散放由(333) 禀为按亩均差报明立案由(334) 禀请新河言令酌委优缺由(337) 河南按察使洪公夫人陆氏陈请旌表由(338) 吴恩光妻翁氏陈请旌表由(339) 贺李相秋节(以下骈体)(340) 贺方伯(341) 贺廉访(341) 贺观察(341) 与王检予同年(341) 与定州牧陈鹤云(342) 唁许观察孙(342) 唁罗君(342) 唁山东布政使王方伯(343) 唁正定县贾令君(343) 唁张靖达公嗣君(343) 唁平山县令黄哲生(344) 唁人失妾(344) 贺秋节(344) 又(344) 上署布政使丁方伯(345) 上直隶布政使(345) 贺清河道史观察寿(345) 贺崧方伯赴任(346) 答大名道刘观察(346) 与大名镇徐军门(347) 答永定河道(347) 贺大名道秋节(347) 贺署布政使寿(347) 贺史观察夫人寿(348) 贺雄县令王庆云新任并谢送吊礼(348)

答南宮縣令陸培亭唁函(348) 答阜平縣令覺羅介純(349) 答冀
 州牧容樂亭(349) 答南樂縣令曾祥階(349) 答叶曙青軍門(349)
 賀高邑縣令觀枯郎君鄉舉(350) 答山東福方伯(350) 賀山東福
 中丞(350) 唁李相悼亡(351) 代汶上君唁李相悼亡(351) 唁
 李伯行(352) 答深州牧錢伊臣饋桃(352) 與山東福中丞(352)
 與榮仲華相國(353) 答柯敬輿(353) 賀李相年節(以下并汶上公牋)
 (354) 賀兗沂道嫁女(354) 上李相(354) 上李相(355) 募修張仙
 廟啟(355) 附錄汶上公牋摘句(356)

補遺一卷 都六十一首

諭兒書一卷 都五十五首

第一卷

上李相国 同治十年

接奉鈞函，荷蒙訓迪，并以州境被水，垂注拳拳。忝窃一官，分应尽心民瘼，乃以牒报稽迟，上烦清问，惶悚莫名。此州历来受津沱溃决之患，前此河水南趋，州南各村被灾甚剧。同治七年，河忽北徙，分为二支：一支北入安平，一支东入饶阳，皆由深州经过。本年淫雨为灾，两支之外，另闢一口，故被水村庄，较上年尤广。某查闕境内河道，皆浅狭如沟，不能容纳全河之水。水长，即漫入平地，一望粘天；水退，而地复发碱，不生禾稼。急应开浚，宽深使容正溜。至今年新决之口，自束鹿入境，并未刷成河槽，游衍氾滥，毫无归宿，急宜堵塞决口，以遏横流。惟核计工程，所费甚巨，民力断不能支。将来如议有把握，再行清款兴修，寓工于赈。惟治水之法，必先自下游，兴工州县，各有分地，不能越俎。闻目下天津迤南王家口一带，汇为大湖，诸河受病，皆由于此。尾闾不畅，惠及腹心，势所必至。师门多有异域材技之士，可否委派通习算法，熟于测量者，前往查勘，先筹去路，并即周历全河，逐处测量高下。就现在河身，用西洋治河之法，随宜疏浚，当冀安澜。近年议治津沱，每欲从上游逆挽，使南归故道，此不识水性、不测地形之过。若使河流顺轨，在北何异在南；若令四出横流，故道何殊新道。吾师奏留南漕，赈济灾民，若用之濒河之民，使各开河筑堤，计无不踊跃从事，似属工赈兼资，一举两得。刍蕘之见，不识可采否？奉到联捕章程，具见各上官留心捕务，惟分报四邻，传遍通省，一处

遇劫，通省惊扰，駟马邮夫，昼夜不停，疲敝难支，于实事无济。散报与拿贼，自是两事，失案而不散报，散报而不拿贼，皆无凭考察。拿贼之法，全凭购线，不在散报。近来盗贼之多，由定例处分过严，使人讳盗不报，因得盗而不能治。今宜稍宽例限，使得各治境内之盗。内盗既除，外盗自不能入，似不必多立条教也。

上丁乐山观察

接八月十四日惠示，以老亲遇风受恐，拳注殷殷，感任无已。敝州书院生息一款，前函尚未尽意。来示谓冯恩绶借钱，不能勒令冯守诚还账。不知涿州引地，系属冯恩绶旧业，冯守诚何以承充？冯恩绶既有承业之人，即有还债之主。八年，涿州郝牧致前刘牧一函，内称：冯守诚家本系参商，蒙各宪怜悯，留涿州一处，以为养命之源云云。是涿州引盐，为冯恩绶旧业之明证也。郝牧函内又称：该商亲老眷众，祖遗债累繁多，该商性情颀预，又无得力亲友云云，是冯守诚为恩绶后人明证也。郝牧为该商游说，乃一函之内，已得二证。该商虽有百喙，安能置辩！兹将郝牧来函抄呈宪鉴。另稟谓参商隐瞒抄产，仍请查封，以为查抄匿产者之戒。该商声气广通，非切实办理，难期到案，仍求鼎力玉成。承派炮船护送二亲，其哨官遇难认真，不避艰险，晤徐传宗时，并达谢忱为荷。

与磁州牧张受之 光绪 年

昨肃一函，计已达览。即维台候康愉，顺时纳祐，至为企颂。前函探询漳、滏形势，缘畿南各属，均以无水为虑。鄙意有一妄论，欲借漳水之有余，以补滏水之不足。于贵治境内二河相近之处，开通一河，于所开之处，建一石闸。冬、春水落，则开闸引漳，俾通滏水，于下游舟楫既利，而贵治农田，获益尤大。

若遇夏、秋水长，溢河水已足用，则闭闸分流，仍使各归各河。如此办理，似但得水利，而不受水害。漳河虽属湍悍，然闻水涨之时，亦不甚出槽。此语究竟确否？查昔人引漳以灌邺下之田，则彰、德、磁、邢之交，漳水自古有用，不以为苦也。弟于今正以此策面陈傅相，相意颇以为然，惟以无费为虑。弟谓此项经费，自宜出之盐商。近已遣人纠合商人，众情踊跃，八九望成。弟又与上游陈明，拟不请道府大员，即正印亦不派用，专请熟习河工之佐贰，择其才具练达、操守可靠者用之，以便吾与阁下驾馭驱遣。吾两人世交契好，上游亦已知之，谅此意当有同情。舍五弟前来查勘，即望指示一切。彼传近有信，仍捐直隶否？不具。

上张制军

天津迎谒，屡荷温言，更赐宴间召之密坐，旧意深轸于帷盖，高情下逮于刍蕘，礼数独宽，悚惶并至。初承明问，不知所云，退竭愚蒙，敢无一得。窃谓法、越初约，中国若为弗闻，致有今日之役。事至而后为谋，此鞭马腹之说也。铁路未开，电线未设，征兵调饷，动辄濡需，而侈口言防，无谋人之心，而为人所备，此至拙之计。将才未得，饷需无措，不惟水陆练兵若干支之说，徒托大言；即云两广、云、贵，未雨绸缪，亦适为外人所窃笑耳。某私独以为，中国目前之患，不在弱，而在贫。自古及今，未有富而不强者。今求自强而不知致富，是恶湿居下之类也。然则自救之策，应以开采云南矿产为第一要义。果能筹措洋债，行文出使诸公，在外访聘名师，更得读书明时务有血性者主持其事，三年之后，必有成效可观。贾人百万，不足计事也。矿产既出，即于开矿近处设立局厂，专学洋人冶炼之法，计亦不过数年，可以尽弃之道。由是闽、沪、天津各局所用铜铁，不必购自外洋，一皆取之滇产，而以其余委输海外，则中外大利，尽归于滇。制器练兵，绰有余地；转弱为强，易如反掌，盖不必待经

昔之成也。即甫经缔造，而敌国窥吾志量，固以望风而沮，逆折萌芽矣！不得此术，而纷纷议兵议防，徒乱人意而已。愚虑如此，未审有当万一否？某违侍旌节，倏已九年，狂瞽犹昔，而揽镜自顾，已成老翁，徒以学无成就为憾，绝不敢妄言时务。昨劝盐商修浚滏河者，缘窃禄此水之濒，窃见畿南各属，均以无水为患，舟楫不通，钱谷不流，地方穷瘠，正坐此弊。漳、滏旧本合流，漳分而滏又得滏沱之助，潞河颇受水害。及滏沱淤填南泊，改道北徙，滏源本弱，孤行一湫，磁州、邯郸处处截水灌溉，涓滴不到下游。欲令邯、磁放水，既嫌农未倒置，若于他处通漳，则二水相去，动逾百里，工费浩大。故私议拟于磁州分漳入滏，建闸启闭，以资节宣。俾上流灌溉，下游舟楫，交受其利，前曾陈于前督宪，又令胞弟汝绳私赴磁州，周历查勘，得其涯略：漳岸浮沙甚多，惟三台村南二里傍岸无沙，北抵磁州南关之老君庙，共计廿里，本属人行小路，地势南高于北，约及丈余。若自三台村南开浚，引河至老君庙入滏，施工不难，为势亦顺。至于漳流湍悍，汛涨仅止数日，此数日中，虽无引河，漳、滏固时时混而为一，大汛既落，势平性定，仍自顺势安流。闸之开启，必在汛落之后，不以湍悍为虑，引河浅狭，亦无夺溜之虞。滏河每遇水发，舟楫间亦通行，河槽仍未满溢，今于水落时开闸引水，但令其水适如滏水涨发之时而止，下游河身，固自可以容纳。据汝绳所勘论之，似属利多害少，惟磁州官民，皆以曲防壅水为得计，飭令磁州勘度，彼必以为难行。其实开通此河，固于磁人无损。至于经费难筹，最为棘手。查同治十年，遵纳商人禀请挑挖西河，估用银五万余两，拟借用款三万两，不敷之款，各引地就近凑办。是年，司详即在征存帑利项下，先行筹拨一万五千两。其后，商人旋即随引捐交，归还库垫，仍复存有捐款在库，此盐商借拨库款，不致拖欠不还之明验也。光绪六、七两年，由运库提拨银万五千金，卽系该商等捐存之款。今若修通西